

超级网球明星

——
玛蒂纳·那芙拉蒂蒂自传



程国明 王丽莎 译

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

超 级 网 球 明 星

——玛蒂纳·那芙拉蒂络娃自传

玛蒂纳·那芙拉蒂络娃 合著

乔治·维克西

程因明 王丽莎 翻译

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

责任校对：张义青

超级网球明星

——玛蒂纳·娜芙拉蒂洛娃自传

玛蒂纳·娜芙拉蒂洛娃 合著
乔治·维克西
程国明 王丽莎 译

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圆明园东路)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售
北京市顺义县曙光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9 定价：4.40元 (压膜装)

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册

ISBN 7-81003-274-7/G·193

(凡购买本版图书因装订质量不合格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献给我的父母、妹妹、奶奶及所有
那些远比我遭受到更大痛苦而默默忍受
的人们；

献给那些我所喜爱的而他们又不曾
体会到的人们。

——玛蒂纳·那芙拉梯洛娃

书 评 摘 译

“世界上最伟大的女子网球明星；其自传堪称世界第一”。

“列入纽约时报最畅销书目中长达十周之久”。

“引人入胜，又难以预料地坦率”。

——《旧金山纪事报》

FAWCETT

CREST

×

×

×

×

“颇具匠心……坦率非凡。她绝非一位一般名人的缩影。”

——格里斯·莱西顿斯坦《华盛顿邮报书刊世界》

“她——对于那些在某种程度上对她了解得很肤浅的读者来说象是个老朋友。她引导大家进行更深的挖掘。玛蒂纳对于网球迷们来说则恰恰是个既复杂又有趣的人物。这反映

在她的通篇自传上。”

——帕姆·《洛杉矶先驱考察家报》

“她的书给人以准确的感受……全书表现出了她那强烈、激动的个性。它能使读者透过众人眼中那个那芙拉梯洛娃的面纱，窥视到你想要了解的一切。”

——斯吉普·条兰斯克《芝加哥论坛报》

× × × ×

“她的一惯战略是：发球，挡网，冲网前，杀边角，有时她那近乎愚蠢般的冲杀使得那芙拉梯洛娃名扬天下……从另一面看，它又是一本激动人心的书。象那芙拉梯洛娃的比赛一样，它向所有人都提出了挑战。”

——帕德里西亚·霍伍特《旧金山纪事报》

× × × ×

“我喜欢这本书……虽然我一再断言，她并非一个可剖析的或者说是个可自我反省的人。但她本人的知识是深刻的……她以一个充满伟大力量的妇女的形象而出现。她的气魄及她那不懈的理解自己的尝试实在令人钦佩不已！

——弗罗斯伦·《三乔斯信使》

× × × ×

“那芙拉梯洛娃和维克西合著之高尚之处，远不止其直言不讳及其人道主义的理智的写作手法上。”

——安德鲁·撒利斯《波士顿环球报》

目 录

1. 序 幕.....	(1)
2. 苹 果 树.....	(1)
3. 我的生身父亲.....	(4)
4. 我的父母亲.....	(10)
5. 双手握拍的少年.....	(16)
9. 通勤车.....	(22)
7. 祖 母.....	(27)
8. 学 校.....	(34)
9. 长大成人.....	(41)
10. 自由竞争.....	(44)
11. 天生的美国人.....	(50)
12. 中断了的锦标赛.....	(57)
13. 反 应.....	(65)
14. 首次出国.....	(70)
15. 少 年.....	(75)
16. 美 国.....	(82)
17. 克里斯.....	(89)
18. 无限的希望.....	(97)
19. 第一个男朋友.....	(104)

20. 这一次去加利福尼亚	(109)
21. 被迫决断	(116)
22. 重大的一步	(123)
23. 新的生活	(132)
24. 夜晚的女士们	(137)
25. 处处碰壁	(150)
26. 海 尼	(155)
27. 1978年温布尔顿	(163)
28. 丽塔梅	(167)
29. 家人来访	(173)
30. 弗吉尼亚	(183)
31. 南 希	(188)
32. 感到痛苦	(194)
33. 天气预报	(200)
34. 新形象	(204)
35. 其它对手	(210)
36. 雷 内	(215)
37. 百万美元的疾病	(222)
38. 膝上乏力	(227)
39. 长期等待	(236)
40. 我的新任教练	(243)
41. 告别过去	(252)
42. 变 化	(260)
43. 大满贯	(265)
44. 未 来	(271)

序 幕

在我刚到十二岁时，爸爸把我带到一家鞋店里。那时我已习惯于人们误认我为一个男孩子。

我是我们班女孩子中最迟一个来月经的。至于体型吗，更谈不上什么线条啦。一次在马路边有位老太太叫了我一声“童子军”，让我领着她帮助她穿越马路。这一次我站在一面全身镜前竟大哭了起来，长长的腿，肥脚，大耳朵，“我怎么看上去总象个男孩子？”我大声哭着。我爸爸一面把我推出鞋店，一面安慰我说：“别担心！你是晚熟，长大后你肯定是个漂亮的姑娘。”

我爸爸还教我打网球，让我象男孩子一样好斗，我就这样做了。冲到网前，把球击过网，把握住时机，在进攻时不断有所创新。他认为我有朝一日，一定会赢得温布尔登公开赛，我也确信这一点。

苹果树

当我三岁时父母离了婚，我们便离开克尔科诺谢山山脉的滑雪别墅，迁至母亲童年时居住过的一间旧居里。从这间小屋里便可俯视那块网球场地。

那个球场是母亲家族地产中最后一点遗迹。当时家里的一个保姆负责料理它。我母亲曾拥有过30英亩的土地，从山脚下那繁茂的果树丛一直到贝龙河沿岸一片肥沃的农田。

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执政后，没收了除红泥土网球场和那水泥浇注的房舍以外的一切不动产。这座房舍现有几家合住着。

透过卧室的窗户可直接看到那块久失修破烂不堪的网球场。再往远望去就是那大片曾属于我家族的果树园。那块网球场后来主要用作足球场地。

我小时候时常看见母亲面带愁容，凝视远方。我猜想她肯定是在回想她那梦幻般的美好的童年时代。我母亲，曾祖母都带着一种立托斯感（捷语悲伤之意），我又把这种悲伤感接了过来，从内心深处为遭受的损失而悲伤。

在我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就一直有那么一种感觉，总感到事物有些离奇，有些不讲道理。我便意识到我必须到别的什么地方去生活。

我第二个父亲——我从没把他称做继父——总跟我说机会会很快到来的。但我却感到很难逢，尤其是当我开始打网球以后。我十岁时，几乎完全倾注于网球运动，每天都打球，养成了一种与周围其他人完全不同的性格。在我打网球前，我还踢过足球，与男孩子们玩冰球，技能並不逊色于他们。我自己捉摸着，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呢？

我十六岁才来到美国。来后我第一次感觉到我属于这个地方。对很多事儿都没有神秘感——在生活方面变成了一个相当的实用派——说实在的，我确信我是个天生的美国人。一方面出于对家园崇敬心理，另一方面却总感到事物並非是其本来的面目。直到1973年，我首次参加世界大赛，在佛罗里达我走出飞机时，才有了相反的感受。这是我第一次可以不帶共产主义的过滤镜来看美国，事事感到真实贴切。

众所周知，我不是指我对新世界里快餐商场的爱慕之情。来到美国后仅仅一个月的时间，体重便增加了20磅，这是个明摆着的事实，我是肩负使命来到这里的。我的使命是尽可能多吃大麦克，就象菲力浦·威尔逊开克里斯托夫·哥伦布的玩笑一样，说我来美国是来寻找查理斯的。其实玛蒂纳不是来美国之后才发现罗纳德·麦克唐纳的。

这个国家在等待着我，会有人来跟我交朋友，我会有用武之地，我能获得自由，我会得到球场，运动鞋及称重机之类的东西，我会吃到一个网球冠军所需要的食物，我还会打出没有哪个女人曾打过的好球。对于这一点，几年前我已开始这样做了。

如果这些话您听起来象是吹牛的话，那我请您原谅。不过感情上迟钝些则更象个美国人。在这样大的国度里，我可以象纽约那样轻率鲁莽；象洛杉矶那样欢快活泼；象旧金山那样多情善感；象波士顿那样智慧聪颖；象费城那样得体适度；象芝加哥那样强壮有力；象棕榈泉那样温暖如春；象我的第二故乡——达拉斯——沃斯堡那样友好热情；象流经我以前曾住过的佛吉尼亚河滩的内陆水道那样宁静、安逸。

多数人认为我是个极难对付的世界冠军，也有人把我看作是一块“绊脚石”，因为我由于种种原因曾输掉几场大赛。有些人认为我对体育十分擅长，几年前还是个抱怨家。有些人认为我的性格象钉子一样硬。那些了解我的人则把我比作一个在令人迟钝的商业电视里小声抽啼的暴躁的小动物。在家庭里我又是多个多愁善感的人

我来自铁幕后，说话音调很轻。有些美国人痛恨共产主义，但却认为无论如何我也应该呆在他们不喜欢的那个我的

国家里，而我却来到了我所喜欢的国家里，生活下来了。有些人把我叫作叛逃者。生活中我既爱男人，也喜欢女人；在印刷品上把我描绘成两性恋的叛逃者。还想了解其它私窑吗？我虽不喜欢绰号，还是要左右逢源，只叫我玛蒂纳好啦！

幸好在美国我可以是我本人，也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人，这儿是个自由的国家。在我入籍考试前，我曾看过一些小册子，小册子上写的是那么好，来到这儿，就象回到家里一样。

来美后，我帮助父母在里夫纳斯我们的村镇上买下一套新宅。他们告诉我，现在他们有果树四十多株，秋天时可以成加仑成加仑地酿造苹果酒。可能我再也尝不到那苹果酒了，因为我没能获得恩准访问我的家乡，我所知道的只是我家又有苹果园了。

我的生身父亲

我并不是家中的第一个网球运动员。我外祖母叫阿格尼斯塞曼斯卡，她在捷克斯洛伐克全国锦标赛上曾击败过维拉苏科娃之母，这一辉煌战绩自然而然地成为我家传奇史的一部分。尤其是在维拉苏科娃进入决赛圈成为温布尔登大赛冠军争夺者之后，也就是在1962年之后，这是捷克斯洛伐克女选手在世界大赛上取得的最好成绩。我们为外祖母这一辉煌的历史篇章而高兴。年仅四十岁的她若不是失掉了庄园，后来通知她在一家工厂里做工，在她晚年会享受养老金的，她却一直工作到七十岁。

我母亲名叫简娜，她的网球从没象她母亲打的那样好，她打网球从来不喜欢她父亲向她施加那么大的压力。她个头很高，健壮，轻快灵活。在她身着网球服或游泳服时，只要看她一眼你就会明白我的运动技能来自何处，是遗传基因。

外祖父名叫简塞曼斯基，是个令人讨厌的小老头。我母亲不喜欢他总跟她瞪眼珠子。听家里人说，在我走后，也就是在他一生中最后几年时间，他变得温和起来，我却很难证实这一点，在我的记忆中只有我十岁时几乎和他动起拳头来的情景。当时我并不知道他与祖母几年前就离了婚，不过后来又一起生活了——可能是由于买房困难的缘故吧。关于他的事我陆陆续续又发现了很多。他父母去世后，他叔父收养了他，对他管教严格，他也很顺从。不然的话，他也会染上陋习的。从现在所发现的儿童虐待案中，多数是那些从小就养成了这一习惯的。

祖父曾想把母亲塑造成为一名伟大的网球运动员。如果她的球没打好，他就不许她喝水，甚至早晨在她还没醒来时就用冷水浇她的头。他真是令人讨厌极了，最后妈妈放弃了网球。

她有个弟弟名叫约瑟夫，是家庭中唯一一个幸存者，虽然功夫下了不少，因天资不及母亲，球打得长进不大。你若没那份天赋，你是不会成为一名优秀网球运动员的。你想想，哪个不是如此——克里斯·埃沃特，吉米·康纳斯，约翰·麦肯罗等，他们都有天赋的智慧，博格也不例外。他曾过着一种避难式的生活，他比一般人更明智一些。若不是打网球，他一定会受到高深的教育，当然我也是如此。

是祖父断送了我母亲成为一名优秀网球运动员的机会，

他对她拳打脚踢，抓她的头往墙上撞，她现在的周期性偏头痛病就是由此引起的。从她与我第二个父亲结合以来，生活很美满，但神经还有些紧张，每当看我练球时，总是心烦意乱。我想她若听任祖父摆布，她的悲伤感不亚于失掉家园。

母亲喜爱的运动项目是滑雪。因为这项运动会给人提供更大程度的自由。如果她哪个弯没转好，也没人训斥她，老头子不能跟她滑下山坡。捷克斯洛伐克有几座山峰，一年里有半年时间被冰雪覆盖着，滑雪很方便，出门就能滑。不象在美国那样，是个很昂贵的行当。母亲小时候就在北部边境一带的克尔科诺谢山滑过雪。在山林一间小屋里她与我的生身父亲相识。他叫米洛斯拉夫（卡米尔）舒伯特。她当时是位年轻的滑雪教练。

他的生意是在布拉格经营一家餐馆。婚后他们住在斯品德里鲁夫米林村附近一个叫玛蒂诺夫卡——即“马丁”宫的滑雪营地。在海拔1200米高的克尔科诺谢山上生活了两年半之久。既没有滑雪装具吊具，也没有交通工具，要到其它营地去，还要背着装具往上爬，我父亲在那儿当滑雪队巡逻组的头。

1956年夏，母亲返回布拉格，10月18日生下了我。

他们给我起名叫玛蒂纳，意思是母亲怀我时所住着的那个小屋子的名字，是个女性名。我有个堂弟名叫马丁，也不是一个常见的捷克斯洛伐克男子名。而玛蒂纳则很带异国风味。当然现在玛蒂纳这个名字是很受人欢迎的。

捷语里，姑娘的姓名先要在她父亲的姓后加上个“娃”，再在丈夫姓后加上同样的字尾。因此，我十岁前一直叫玛蒂纳·舒伯特娃。

在我出生五周后，我们又搬回马丁诺夫卡。因为滑雪季节到了，她要执教去了。两年后，她便开始教练我。人们会问：一个两岁的孩子能回忆起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吗？我的确记起了第一次从山丘上蹾蹾下滑的情形：雪橇下面的雪很硬，太阳直射在我的脸上，我开心地大笑着。也许是因为我经常看照片的缘故。所以，我记得很清楚，我——一个刚离尿布的孩子，一个幸福的孩子，沿着克尔科诺谢山的山坡成Z字形往下滑落，虽算不上是大山坡，不是在两大山谷之间，也是很了不起的事。

在我学习滑雪不久，父母便离了婚，母亲又回到布拉格郊外的家中。我出生在城市里，又常常谈起乘火车去布拉格上网球课，就象我是在那儿长大的一样。实际上，我却是个乡下姑娘。从克尔科诺谢山返回后，我是在里夫纳斯村边的伯迪山上，在采蘑菇和黑浆果中度过了我童年的后半部。

捷语学起来也很不容易，要想了解我，你还必须具备一些常识。我的家乡叫里夫纳斯，在它的字母R上面有个倒置的长音符号——或者写成~，这样它的音就变成了Zh，因此，我不是来自布拉格，而是来自泽夫尼泽。

我父亲后来住在布拉格，他每隔几个月来看我一次。我是个富于创造性的孩子，确切地说，他不是那种离不开孩子的人。

我已记不清我生身父亲的模样了，但听别人讲，我原先那种情绪不稳定，性野易变，轻率放纵的劲儿确很象父亲。我对他已没什么记忆了，更谈不上他的情况，我母亲根本没有他的照片。在我离开捷克斯洛伐克后，曾几次给父亲的妹妹写信，想了解到一些情况，结果却一无所获。

记得在我四岁左右时，曾和父亲一道在滑雪营地呆过一周时间。晚上坐在炉火旁边，他把我裹在他身上穿着的雨披里抱着，讲那里的巨人—克拉卡诺什的故事。现在的事儿我就知道了，我小时候几乎捷克斯洛伐克儿童都知道克拉卡诺什。他大胡子，身高20呎，带顶绿帽子。那时电视台在儿童节目里时常播映克拉卡诺什。父亲总对我说，如果我表现不好，克拉卡诺什就会把我抓走，我竟信以为真。在那儿的山区里是很容易相信这类故事的。在那里每种感知都被夸大了，光是透亮透亮的；夜是漆黑漆黑的；而巨人在那儿是极受欢迎的。

还记得在爸爸的滑雪营地有十来条大牧羊犬，它们是我倾注爱的对象，有三条狗几乎是我到哪儿它们就到哪儿。

那儿的一周时间是我和爸爸一起最长的一次。妈妈再婚后，爸爸一年来这儿几次，带我去布拉格动物园或者类似的什么地方玩一玩。回想起来，爸爸当时似乎身体不好，也许是人们只告诉我他身体欠安而将他的心底秘密隐藏了起来。

到我八岁时，爸爸不再来看我了，对此我并没去多想。因为家里我又有了新爸爸和我们生活在一起，而且常常带我出去游玩，教我打网球，给予我一个父亲所能给予的一切管教和宠爱。

关于他去逝的消息我是间接地听到的。根据老习惯，在捷克斯洛伐克谁死了就发布一则丧葬讣闻。捷语叫“帕太”，四边用黑条带装饰。大约在我十一岁时，家里收到一则寄来的“帕太”，宣布舒伯特去逝。因为我与祖父家距离较远，所以我便开始向母亲询问有关我祖父和父亲的事情。

当问到父亲情况时，母亲告诉我说：“他几年前就去逝了，胃部做过手术，手术后就死了。”

听到父亲的死讯时我哭了没有，已记不起来了，我一下子明白了近来他不来看我的原因。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母亲当时不告诉我？

直到我二十三岁时才知道缘由。那时我父母来美国住了几个月。还是在他们知道了我与丽塔迈布朗的关系后，在震惊之余对我说出了我生身父亲的死因的。他们断言，我性格上的大缺陷肯定给我带来厄运。

那是在一次家庭闲谈时发生的。当时我们住在弗吉尼亚的夏洛茨维尔，象别的家庭一样正进行着良好的谈笑。

爸爸突然问道：“你病啦？”

妈妈接着说：“你这么多情善感，将来也会落得象你爸爸那样的结局。”

“怎么回事？”我问道。

他们相互看了一下后，然后就叽哩咕噜地说了下面这些话。

他们说，我的生身父亲是个反复无常的人，与别人谈话时滔滔不绝，五分钟就能成为知心朋友，信任他们，为他们做事。一旦什么事情没搞好，他会大伤感情。他患的是过度兴奋、极度忧郁症，象我一样，所以他自杀死了。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我父亲的形象一直模糊地闪现在我的眼前。现在，在我二十三岁时，他象神话里克尔科诺谢山上的幻影雪雾一样消失了，在一场激烈的争论中，我知道了他的死因。他与母亲离婚后，又结了婚，再次离婚。他胃部进行了大手术，当他与之相爱的那个女人来